

原校實習心得 ▶

# 孩子們教我的事 那一年我在國境之南

子ども達から教わったこと 国境の南にいたあの年  
What Did Children Teach Me in the Year When I was in Southern Taiwan

文・圖 | Paliacijim Rusagasag 李哲偉 (屏東縣獅子鄉丹路國小教師)

**就**讀師範院校期間，很少有機會長時間地與原住民部落孩子接觸與互動，然筆者卻有幸選擇一所同為排灣族的學校，做為晉升正式教師前的職前訓練。在此一背景脈絡下，發生了許多這輩子僅有那麼一次特殊的喜、怒、哀、樂的真實故事，而那一年，Tjaljaavus 的孩子們教了我很多事。

## 為什麼我要上學？

剛踏入教室，開口要求他們安靜、意圖控管班級秩序時，孩子們開口回了一句令筆者印象深刻的話：「為什麼我要上學？憑什麼我要聽你的？」如果不是接受過教育學的訓練，當下會很難接受孩子們這樣沒有禮貌的口吻，甚至會生氣地對孩子做出不適當的懲處。這個提問顯示出很

少人會跟孩子說明為什麼要來學校，在學校裡跟老師配合的目的與益處。我的作法是「突顯差異」，先帶學生認識學校環境、教職員，突顯學校與家裡環境的差異，如：我是熟悉這裡環境的大人、這些老師有教書的經驗、這裡有圖書館等，促進他們意識到自己是來學習的。



教室後方的教室布置



小組加分板。



為孩子慶生。

《小王子》一書中的小王子曾說：「因為我對我的火山有用，而且我對我的花有用，我才擁有它們。」換句話說，當我們對孩子有用的時候，我們才擁有孩子，亦即當我們選擇的增強物對學生有用，我們才能期盼由行為穿透至內心，去影響學生並擁有學生。

### 老師你在說什麼？

「老師你在說什麼？」這是Wumi在某堂數學課出現的反應。Wumi直率的表達提醒了筆者幾件事：第一，老師你說話

的速度太快了，我跟不上；第二，老師你的用語我無法接受與體會，可否以我聽得懂的方式告訴我；第三，老師你累了，根本沒有耐心確定我們已經瞭解就一直猛教。於是當筆者再遇到類似情形時，會馬上煞車，容許自己與學生靜默一段時間；筆者會趁機調整下一階段的教學活動，同時也留給學生思考與消化的空間。

### 我不要罰寫

在筆者的改善教育項目中，孩子最害怕罰寫，因為下

課時間會被壓縮，而且考驗他們的耐心與專心。但筆者卻希望他們能多利用在校時間練習寫字，因為這涉及拼字、讀音、識字與熟悉句法等功能。由於無法掌握孩子放學後的學習狀況，筆者希望被孩子稱之為「罰寫」的動作，能夠成為他們將來可以適切轉移與立即抽取的關鍵舊經驗。

### 哦！老師！他講髒話！

「老師，那個某某又再講髒話了！」聽到孩子反應這類事情時，不禁好奇在九成以上

孩子們問道：「為什麼我要上學？憑什麼我要聽你的？」這個提問顯示出教師必須跟孩子說明上學的原因及好處，展示學校與家庭的差異，促進他們意識到自己是來學習的。



孩子們參加運動會。

皆為原住民的社區裡，孩子從哪聽到、學到Holo語髒話？孩子知道那句話的意思嗎？對誰及什麼場合下說出口的？家長知道這件事嗎？筆者曾因一位孩子當面罵「三字經」而大發雷霆，便刻意在教室裡大聲對孩子說話，重點是告誡他口中的穢言是錯誤的、不被允許的。除了解釋那句話的傷害性，並要求孩子說出動機，與家長溝通合作以阻絕穢言學習的來源。除了在生活公約上寫「多說好話，讚美別人」，筆者也以身作則地經常鼓勵與讚美學生的良好行為，培養他們

說「請、謝謝、對不起」的習慣。口德就會從這些小動作中建立起來，因為那些話讓他們感到溫暖。

### 趕快交作業！ 為什麼又沒寫完？

面對孩子的作業，筆者有兩句口頭禪：「趕快交作業」、「為什麼又沒寫完功課」。作業不完整會導致兩種負面結果：一是喪失「學習與習得後的完整性」，學生因為疏於監控自己的學習狀況而產生盲點、生疏及遺忘；二是孩子認為作業是老師在交待「與

我無關」的瑣事，抱持不負責任的心態。此時教師必須提醒孩子並了解緣由，責怪學生家長並非可行的補救措施。在告知家長與進行溝通後，教師可以掌握的就是要求孩子利用當天在校時間完成應做的功課。

### 老師我沒有筆

在筆者任教的班級裡，有個孩子經常不帶筆，他總是回我：「媽媽昨天沒有幫我放在書包裡。」筆者的「請筆」三步驟為：先告知孩子「學習不能沒有筆」，接著馬上提供孩子筆，最後則是告知家長與溝

遇到孩子不帶筆時，筆者的「請筆」三步驟為：告知孩子「學習不能沒有筆」、提供孩子筆、告知家長與溝通；旨在引導孩子體認自己的學習需要。

通。筆者試圖改掉孩子跟家長說「老師說我要帶」、「那是老師講的」的習慣，轉而引導他們體認自己的學習需要，而不是「老師的逼迫與交代」。像是帶筆是因為「我要寫字」、「我想畫畫」、「寫作業要用到」等。這也是筆者願意大量與大方提供筆給學生使用的原因，就是要讓他們先體會「成為學習主體」的需要，他們才有可能體悟出「這樣做是因為我的需要」，責任感就會由此而生。

### 老師我想畫畫

小一學生色彩、想像、空間與觀察能力是非常關鍵的。在筆者的教育哲學中，期待以更聚焦性、發展性的模式來培養孩子創造與觀察的能力，所以我常利用彈性時間以主題式方式引導他們構圖。班上有位孩子，他曾與大家分享許多關於甲蟲的種類與知識，讓我們

大開眼界。更讓筆者震撼的是，他所描繪的甲蟲是如此多樣，線條結構是如此生動與逼真，可看出這他的觀察力非常入微。色彩在發展美感與體現自我上，可幫助孩子反映出他們對這個世界的瞭解與詮釋，運用色彩表達自我特色，這對建立自信心是有正面幫助的。

### 爸爸或媽媽！？

曾在幾次教學活動中，孩子們突然脫口而出「爸爸」、「媽媽」等字眼。筆者深知這不是性別錯亂的辨識，而是發自內心感受到像親人般的接近與自在。但令人好奇的是，為什麼會給孩子這樣的意象？自己到底扮演什麼角色？為什麼會被孩子當成他們的父母？若樂觀視之，是否代表自己帶孩子的方式，讓他們覺得親切（或囉唆）得像極了他們的父母。或悲觀思之，是否意味著孩子內心非常渴望父母的關懷及愛護？也就是家庭功能的喪失、隔代教養及單親家庭等問題的潛藏遺跡。當教師決定跨出自己僅是教師的身分，改用家人的心態去照顧與輔導這些孩子時，才發現孩子是多麼地需要援助。

### 你們是我的眼

一直將自己定位成學生的老師，後來才真正發現與體會到，學生才是使自己成熟與懂事的老師，你們是我的眼。原住民孩子的世界同樣有喜、怒、哀、樂、愛、瞋、癡、怨，同樣是有情有慾的生命實體，不會只因語言、膚色、生活習性、社會結構的不同，被看見的「視界」就不同。

在Tjaljaavus國小實習的日子，是筆者人生的另一個轉捩點。踏入國小教育第一現場，深深覺得身為一位教師，身為一位教育文化工作者，所做的事情與貢獻真的不亞於其他職業，筆者認同它是一份神聖的職業。透過實習，也確實讓筆者體會到彼此「增能賦權」的力量。

無法全時關注孩子的成長，卻可以帶走孩子的微笑；沒能留下豐功偉業的貢獻，卻留下對孩子們的愛。希冀當陽光再次回到那飄著雨的國境之南，我們再一起試著把那一年的故事接下去說完。而當陽光再次離開那晴朗的國境之南，請記得，把你曾帶走的愛，在告別之前用微笑全部歸還。◆



孩子與筆者於美術教室合影。